

唐达天
文集

西部悲情小说

沙尘暴

“老黑风来了！”村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句话。红沙窝村经历过的沙尘暴太多了，多得数不清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多半的时间就是风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风来了，照样该干啥就干啥，从不误工。红沙窝村的人管沙尘暴不叫沙尘暴，叫风。风又从级别上、色彩上细化为大风、老风、黑风、黄风、白风。他们一看这阵势，知道这是一场老黑风，应该避一避了。男人们急忙收拾着工具，女人们却扯着嗓子在喊自家的娃。于是，沙坡坡上就荡起了长长短短的叫喊声：“三狗子哎——”、“六五旦哎——”那喊声，仿佛一支迎风而响的唢呐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音，在沙窝窝上空飘荡着。

唐达天
著

 现代出版社
MODERN PUBLISHING

唐达天

沙尘暴

唐达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沙尘暴/唐达天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9. 10

(唐达天文集)

ISBN 978 - 7 - 80244 - 575 - 8

I. 沙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964 号

作 者: 唐达天

责任编辑: 张桂玲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 - 64267325 010 - 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9.75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44 - 575 - 8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前 言

这套《唐达天文集》，共收集了我的六部长篇，因版权问题，还有一部中篇小说集《悲情腾格里》和一部长篇新作《官太太》没有收入其中，只能留作以后再补了。“六”在中国的传统里是个吉祥的数字，有“六六大顺、六六高升”之说。《文集》为六本，序言也分了六点，就是想借了“六”，图个大吉大利。

《一》

《绝路》出版距今已经八年了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每年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的时下，《绝路》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图书所淹没，它还顽强地活在读者中，这不得不令我感到意外。

在这八年中，总有读者不时地提到它，也有读者不断地寻找着它，更有甚者，还有不少官场中人，在不断地重复着《绝路》中林家伟的为官之道，一步一步地去攀升，又不知不觉地在堕落，用他们的血肉之躯，滋养着这部小说的文学生命力。

我真的不知道，究竟是生活在验证小说，还是小说在预测着生活？

每个人的八年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你的衣食住行在变，你所在的单位在变，你依居的城市在变，我们的国家也在变。不变的，却是人性的贪婪与欲望，它总是顽固地潜伏在人性深处，随着物质化进程的越来越高，对金钱、美色、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翻开中国的历史，每个朝代都有被杀头的贪官，都有惩治贪官的种种条例，但是，却总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前仆后继，将贪官进行到底。古往今来，莫不如是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在八年前出版此小说的时候，我写过一段话，大概是说，只要权力存在的地方，就有滋生腐败的可能。也许，这句话再过若干个八年之后还管用，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，而是权力这个东西太富有魔力了，权力的行使者在运用它的时候，可以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，腐败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其实，许多深奥的问题，就藏在简单里面。

有人说，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有太多迷路的理由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。而事实上，那个指南针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心。

《二》

一听《残局》这个名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象棋，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，残局是双方不惜血本厮杀到最后的败相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生活中的“败相”。世事如棋，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会面对不同的残局，它既是一个过程的终结，又是一个过程的开始。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正好是我的生命过程出现残局的时候，深切的感受让我的内心充满极大的愤慨。权力一旦不加约束，就会成了某些人牟取私利和用于交换的工具，对他人的人性会造成极大的扼杀与扭曲。在现实中常常不乏这样的现象，一些权力的拥有者惯用的伎俩就是以组织决定为借口，掩盖住了个人内心的龌龊与丑陋，堂而皇之地做着他自己想做的事。权力本来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，如果异化成了个别人整人的工具，不仅仅是可怕，更叫人感到痛心，这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：个人的权力越大，对社会危害性也越大，人民的公仆就成了人民的公害。

我知道，有时候，写作是需要勇气的，要直面人生，要揭露和批判现实，就要打破官场里的一些讳莫如深的东西，这是要犯忌的，要担当着一定的政治风险。有些忌是犯不得的，你要犯了，不会有人说你犯了忌，没有这个过程，只有“组织决定”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你在追问社会的时候，也在追问你自己，这样的写作，到底还有多少意义？我真的无法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作家有时候连自己都无法拯救，更无法拯救他人和拯救社会。一本书，也仅仅是一本书，它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的。

有评者说，《残局》这部小说确实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和社会意义，字里行间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可贵精神，揭示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现行人事制度引发的

各种矛盾冲突，也无声地呼唤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用人制度的早日降生。这样的评价令人欣慰，但是，那也仅仅是一种愿望。

事过多年，当我重读《残局》时，不觉平添了几分感慨，其中的人物命运，似乎早已暗合了现实中的我与他们，莫非是在写作时上苍早就给予了我暗示，让我在冥冥之中对未来有了某种预测，才在作品中有了那样的设定，如若不是，为什么后来的发展又是这般的——巧合？

《三》

《后台》已经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，更名为《华容道2下一个是谁？》搬上了荧屏。有读者看了电视询问我，《后台》这个书名本来非常好，为什么起了一个与内容沾不着边的名字，还让人以为是三国中的华容道。我说，那不关我的事，版权卖给了投资商，他们爱怎么起就怎么起去吧。大概他们也正是看准了三国中的《华容道》早已家喻户晓了，想借这个名字，又不存在侵权，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部现代戏。

《后台》是我的另一种小说写法，也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加了涉案与悬疑，侦破与枪杀，情节紧张，节奏明快，读来真有点惊心动魄的意味。在情节的安排上，主要是以寻找为主线。有人在寻找后台，有人在寻找那个寻找后台的人，寻找与反寻找之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核。

一个人，当被主流社会抛弃之后，他的义愤可想而知，寻找后台的过程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是从现象走向无限本质的过程，然而，当我们一步步逼近真相的时候，后台也便有了双重的意义。后台不仅仅是操纵着黑暗势力的官场腐败分子，何尝不是支持正义力量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？

其实，说白了，现实生活中的你我，又何尝不是在寻找？寻找朋友，寻找仇人，寻找工作，寻找金钱，寻找你想要的东西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，所不同的是，有的人寻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，有的人寻找了一辈子，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寻找的。

寻找是一个过程，人生的好多精彩片断，其实都是发生在过程中。

《四》

《偷心》写的是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一个凄美伤感的爱情故事，第一次由大连

出版社出版时，名字叫做《我的美丽没有错》。我不喜欢这个书名，那是书商为我起的，一听这名字，像是小女生写的处女作，安放在一个大男人的名下，矫情得让人发麻。出版文集时，改名为《偷心》。偷钱者是为财，为人耻；偷心者是为情，为人颂。第一版的编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位女孩，据她后来说，她在编辑这部小说的时候，几乎是流着泪看完了稿子，看到后面，简直哭得一塌糊涂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，还打湿了键盘。我得知后非常感动，借用书中主人公周风的话说：“我将为钟情于我的眼泪而感动不已，不论是爱情，还是友谊。”我觉得太对不起人家小女孩了，早知道她那么脆弱，又那么容易动情，我至少也要给她买块手帕，以示我的歉意。

对于爱情，我们的祖先是从来不缺乏想象力的，无论是天上的神仙，还是地上的放牛郎，都能把他们撮合到一起，并让他们演绎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来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许仙和白娘子，莫不如是，惊天地，泣鬼神的纯美爱情，感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为美好的爱情而努力着。风霜雪雨能洗去岁月的风尘，却洗不尽人世间的至洁至纯，任凭时光穿越千年，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，人的观念更新到何等程度，存留在人性中对爱情的美好与憧憬将是永远相通的，每一对青年男女的邂逅与两情相悦，都是那么的新鲜而动人。

当爱情发展到时下，随着韩风日风刮来，日韩的爱情模式似乎成了现代人追逐的潮流，衡量一位白领丽人是否时尚，就看她手里有没有拿着《挪威的森林》。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几乎成了新世纪的爱情范本。无论是古典的凄美，还是现代的浪漫，抑或是异域的风情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无非是爱恨交加，生离死别。泪水有时候比笑声更能净化人的灵魂，会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空灵，就像风雨过后的晴空。

《偷心》可能会刺痛人心，但，那种痛，又是人生中免不了的。

《五》

我写《沙尘暴》，不想有意地夸大什么，也不想过分地粉饰什么，只想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坦诚地把我的父老乡亲的苦难与温馨、欢欣与追求、梦想与挣扎、幸福与希望写出来，只想告诉世人，在中国西北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大沙漠的夹缝里，在沙尘暴的四大策源地之一，一代又一代的大漠人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改变环境的努力，他们浸泡在苦难中，没有被苦难所压垮，他们生活在贫穷中，没有为

贫穷所弯腰，即使是绕不过去的坎儿，也有苦难中的温馨与乐观，也充满了人性的诗意与美好，正因了这种代代相传的坚韧与不屈，乐观和向上，才挡住了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的合拢，坚守住了这片沙漠的绿洲。他们就像沙漠中的胡杨，活着，千年不死；死了，千年不倒；倒下，千年不朽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坚忍和力量，我就是想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能感觉到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。

《沙尘暴》出版后，很快登上了《当代长篇小说》专家推荐排行榜，尤其在新浪连载后，数以百万的点击、几百条的留言，已远远超过了被主流媒体认可的一些当下所谓的名家名作。上海读者留言说：“自从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后，这又是一部全面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力作。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的不屈的西部精神，民族脊梁的农民形象，让我们感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”广东读者说：“连着看了几天，我感动得哭过，高兴地笑过，终于看完了，我的心还沉浸在书中。太感人了，让我想起了很多，但是，又一下说不清楚。反正是一部好作品，震撼人心，激动人心！”看到那么多天南地北的热心读者的留言、评价以及肯定，让我感动，虽然他们的声音没有评论家那么洪亮，却很真诚，因为他们的留言不留姓名，没有任何的功利，更不存在任何交易和恭维，这种声音，才是最生态最真诚的。2008年，北广传媒集团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剧本及优秀小说，没想到《沙尘暴》竟在200多部参赛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优秀小说改编奖。我始终固执地认为，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是深入人心的，能够抚慰人的灵魂的，并且具有悲悯情怀和普世价值的。我写《沙尘暴》，正是朝了这个方向努力着，如果我的书能给读者带去一缕冬日的温暖，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，我就知足了。

《六》

《一把手》是今年刚刚出版的新书。在封底上摘录了书中的一段话：“他觉得有时候他就像一只爬树的猴子，朝下看，都是笑脸，朝上看，都是屁股，左右一看，竟是耳目。要想在这棵树上呆下去不被别的人踢下来，要想看到更少的屁股，看到更多的笑脸，他就不得不继续爬，希望爬得更高一些。官场人生，莫不如是。”没想到这段猴子爬树的话让许多读者产生了共鸣，有的把这段话搬到了博客里，有的还专门贴到了网上来讨论。凡是经历过职场的人，恐怕都有这样的亲身感受，那不是谁的经验，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种规则，谁也破坏不了，只要身在其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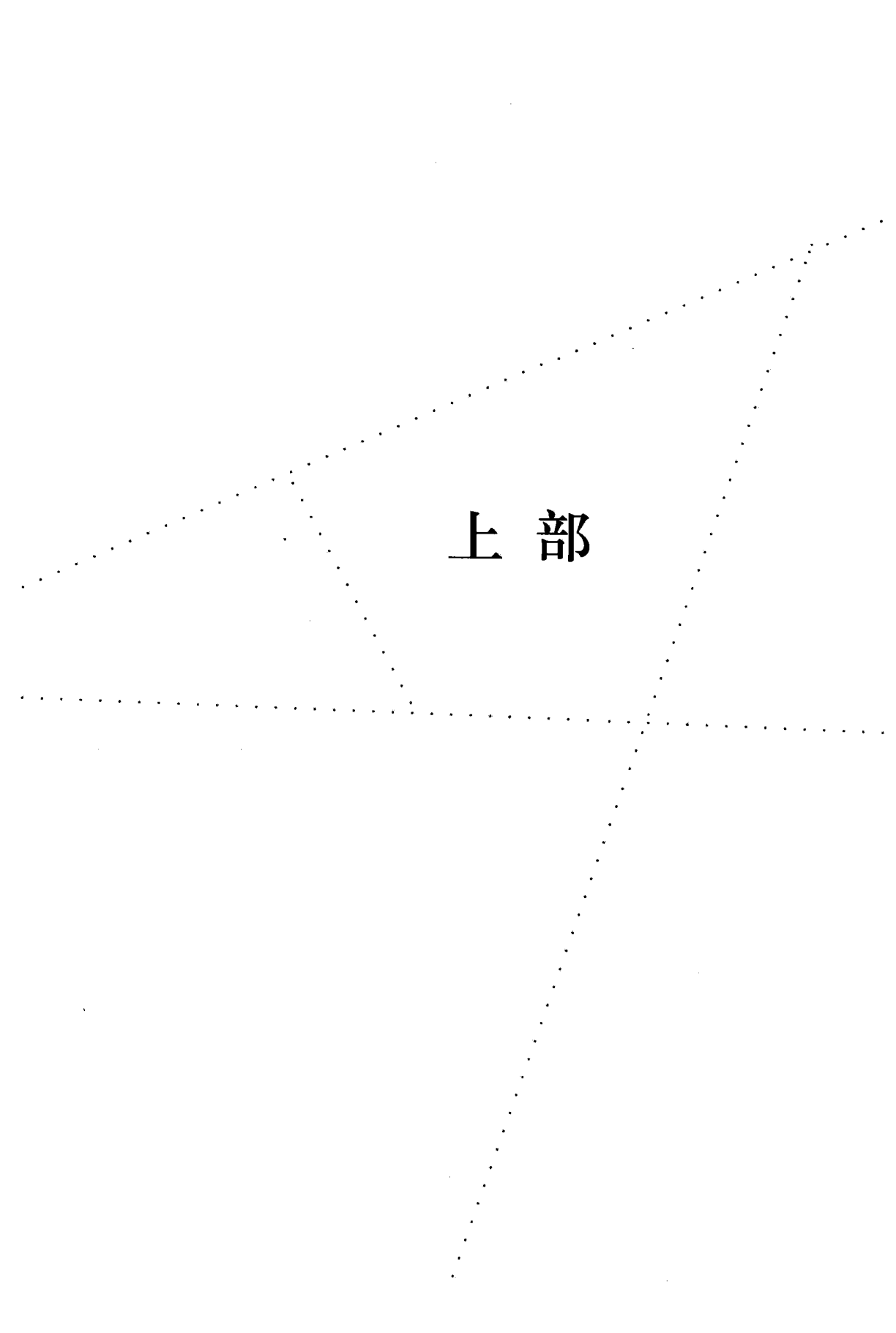
就得维护那样的秩序,就会有那样的感受与愿望。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情感上的共鸣,《一把手》连续数月在各大城市的销售排行榜上有名,不到半年,加印五次,销售十余万册,创下了我的小说的销售高峰。

我自2004年调到了文联后,就来到了珠海写作,再回首,许多的人与事早已成了过眼烟云,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得如此祥和,那些曾经的心痛,经过沉淀与发酵,便也在淡定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,当我再次提笔写作官场小说《一把手》的时候,心态分外的从容,没有了先前的仰天长啸,没有了涌动在内心的愤世嫉俗,一切都平淡了下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经历了看山不是山的过程后,已经渐渐地看山是山了?听到过去许多熟人从官场下来了,又有许多新人进去了,有的人离开了人世,有的人进了看守所,这种出与进,死与生,在我的心里,就像日出日落一样的自然,丝毫不觉得诧异。功名利禄最终成为过眼烟云,灵魂的救赎比什么都重要,一切的杂念与贪欲,都是由心而生,又由心而灭,本来无一物,何处染尘埃?

这是我写《一把手》时的心态,更是我现在的处世态度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日于珠海

唐达天



上 部

1

许多年前的一个春日，一场罕见的沙尘暴从腾格里大漠边缘掠过之后，给红沙窝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致使此后的许多年，红沙窝村仍浸淫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透不过气来。

那场沙尘暴来得凶猛而且突兀。在来临前的那一刻，天气变得十分怪异，白晃晃的太阳突然红得像只充了血的猪尿泡，渐渐地，猪尿泡被撑破了，血光就四溅开来，染红了大地和村舍，也染红了整个沙漠，地上便荡起了一波一波的红浪，气温骤然炎如夏日。正在黑风口治沙的人们一阵惊呼，都说这是咋啦，这老天是咋啦？每年的春天，是风沙的季节，也是治沙造林的季节。全大队的男女老少，凡是能动弹的，都上了沙窝去治沙。生活在沙窝窝的人，没办法，不治沙，沙就会把庄稼吃了，把村子吃了。庄稼人没啥指望的，也就是指望能有一个好收成。听到有人说天咋啦，大家都抬了头去望天，望着望着，一群乌鸦便铺天盖地由西向东飞了过来。红沙窝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乌鸦群，密密麻麻的乌鸦几乎是一个紧挨着一个，飞过头顶的时候，能感觉到翅膀扇动下来的凉风。血红的太阳已被乌鸦覆盖住了，地上的红浪便也消失了。乌鸦从天空掠过时，同时还发出“呱——呱——”的叫声，那音律，那节奏，竟是那般的起落有序，仿佛有一种超乎它们之外的神力在控制着。当你屏气凝神，再仔细听来，“呱——呱——”的叫声，竟变成了“走哇——走哇——”的呼唤。一声一声的，分明隐含了某种寓意。

听来却是凄凄的，惨惨的。事过多年，当人们谈论起当时的情景时，都说乌鸦通人性，它们向人报信，黑风暴来了，让我们赶快躲开。庞大的乌鸦群飞了好长时间，待鸟群飞过之后，那热温也似乎被它们扇动的翅膀带走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看不见的气流从地面上袭了来，很硬，很急，先是身子感到彻骨的凉，旋即，地面上的沙子便跟着跑了起来，沙坡上就浮起了一层浪，不高，却急，伴随着一声声“啾儿——啾儿”地鸣叫，迅速漫过一座沙包，又漫过一座沙包。

这种奇异的变化没有持续多久，西边的半边天就突然地塌了，一个黑茬头，翻着滔天巨浪，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。这时候，天仿佛被什么东西劈成了两半，一半是晴天白日；一半是黑浪滔天。那黑浪像卷集的乌云，又像山洪暴发似的，一个浪头卷了过来，还没落下，又一个浪头覆盖了过来，翻滚的黑浪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怪兽，仿佛要把蓝天白云一口吞没，要把整个世界一口吞没。随着“啾儿——啾儿——”的声音传来，天色突然暗了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沙尘味，看不见的冷气飕飕地向人袭来。“老黑风来了。”村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句话。红沙窝村经历过的沙尘暴太多了，多得数不清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多半的时间就是风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风来了，照样该干啥就干啥，从不误工。红沙窝村的人管沙尘暴不叫沙尘暴，叫风。风又从级别上、色彩上细化为大风、老风、黑风、黄风、白风。他们一看这阵势，知道这是一场老黑风，应该避一避了。男人们急忙收拾着工具，女人们却扯着嗓子在喊自家的娃。于是，沙坡坡上就荡起了长长短短的叫喊声：“三狗子哎——”“六五旦哎——”那喊声，仿佛一支迎风而响的唢呐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音，在沙窝窝上空飘荡着。等男人们收拾好了工具，女人们喊来了自家的娃，风就铺天盖地卷了来，顿时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女人们一个个像老母鸡，将娃们的头紧紧揽在自己的怀里，有的扯下头巾裹在了娃的头上，有的甚至解开衣襟，将娃裹了进来。那沙子，就劈头盖脸扬了来，打在脸上，打在身上，就像鞭子在抽，火辣辣地疼。疼了一阵，疼木了，就不再疼了。用手一摸，头发中沉了一层厚厚的沙子，就像戴了顶沙帽，护住了头，反而没有了感觉。脚下的沙子，却像波浪一样滚动着，身子怎么也站不正，仿佛漂在水上。于是，就顺着风，摸索到沙坡坡下，圪蹴了下来。眼睛是无法睁开看的，即使睁开了，也看不到什么。只听到狂风挟持着飞沙，从头上掠过时，带着尖厉的呼啸，像万马奔腾。听得久了，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怪声，在空中发出鬼哭狼嚎的吼叫，惊天动地，响彻云霄。地上的每一个物体，每一种生命，都在肆虐的沙尘暴的袭击下，

别无选择地面临了一种生死攸关的磨难与考验。风沙中的人，都不敢再动了，只有相偃在沙坡坡下，才能躲过这可怕的风头儿。黑风口的沙子，却迫不及待地汇入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中，向红沙窝村呼啸而去……

村子遭殃了。

一棵百年的老白杨树，被拦腰折断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绝响……

一只老母鸡，迅如闪电般飞逝而去，一头撞死在了饲养院的西墙上……

一只小花狗箭一样随风射去，不知射向何方……

后来，《镇番县志》做了这样的记载：沙尘暴来势异常，凶猛如虎，飞沙蔽日，力撼天地，持续半天一夜，毁坏良田四十八万亩，摧毁老树三千余棵，卷失牛羊驴马两千四百二十头，伤亡人员十二名，此乃我县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沙尘暴……

沙尘暴过后的红沙窝村，满目狼藉，一片凄凉。新栽的防护林带，压在沙窝上的麦草梭子，搭在房檐上的柳棵，几乎都被狂风乱沙卷走了。凡是能够被它掳走的，都被它掳走了，房顶上裸露出了光秃秃的黄泥巴，一下子显得丑陋无比。最致命的是，刚刚出土的田苗，还没来得及抽叶，就被沙压了。有的被压得趴了下去，有的干脆被埋到了沙子下面，再也直不起了腰。唯一能展示村史的几棵钻天杨，有的被拦腰折断了，有的被连根拔了。红沙窝村失去往日的灵光，仿佛得了一场重病，没有了精气神儿。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死灰一样的惨白，相互见了，不说别的，只是骂天：“日他贼先人，这杂种老天爷，活混了！活惹了！把田苗给我们压了，让我们吃球哩？”“活不成了，老天不让咱活了。”人的心从此凉透了，于是，揪心的悲痛便化作一首凄婉的长歌，在红沙窝村的上空飘荡了起来……

爹死了，娘嫁了
哥哥嫂嫂没搭了
房屋田产让沙压了
背上褡裢逃荒吧
……

那悲伤凄凉的唱腔，声声似咽，句句如泣，仿佛满载了人生的无奈和辛酸，备感前途的不可预测和无限渺茫。让人听了，难受得要死。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，一听这曲儿，就吸溜吸溜地抹起了眼泪。

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死守在这里，活活地等死！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挪不了窝儿，就去讨口饭，先把命保住了再说。于是，村口结集了一群又一群的男女。汉子们打点好了行装，打算到外面去谋条养家糊口的生路，老人、婆娘们则背起了褡裢，拖着半大娃们，想到外面去讨吃。人们三个一伙，五个一堆，诉说着别离，叮咛着、嘱咐着，有的抱头痛哭，有的挥泪作别。大家都知道，背井离乡的日子不好过，当讨吃的日子更不好过，但是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田苗让沙埋了，就等于埋了一年的口粮，也埋了村人的希望。要不是这样，谁愿意去讨吃，谁愿意风餐露宿，遭别人的白眼？没办法，老天不长眼，有啥说的呢？没说头，走吧！走吧！就这样，凄凄惨惨，悲悲切切地上了路。那路上，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沙尘，渐旋渐高，留在了半空里，久久不肯落下。

但是，谁也没想到，人们刚刚走出村口，就被前面迎了来的大队支书老奎挡住了。

老奎不老，才二十来岁，因名叫张多奎，大家为了省事，就叫他老奎。刚才，老奎还在地上刨着沙子。他不是用耙子刨，而是用手刨。他本来是带了铁齿耙来的，怕耙齿伤了麦苗，就把它放到一边，用手刨了起来。刨着刨着，沙土就在他的手指间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细尘，如灰色的烟雾，漂浮在了他的周围，渐渐地，便将他笼罩了起来。他的手指粗而硬，一根根的指头，像老树的根。叉开时，就有了铁齿耙的坚硬，又有了铁齿耙儿没有的弹性。当他手指掠过沙子，触到纤细柔软的田苗时，心就由不得咯噔了一下，他怕用力过猛损伤了田苗，就轻轻地滑过苗根，将沙子揽到了一边。揽过了沙子，就看到了田苗一根根地从指缝中站直了身子，他便越发来了精神。不一会儿，便刨开了一小方绿田，心就随着绿田亮了开来，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，看到了一片摇曳在晚霞中的麦田，翻着一浪一浪的金黄。他甚至还嗅到了一股麦香，从田野里飘来，浓得像一层雾，稠密地笼罩在田野的上空。

老奎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听到了那种声音。那是脚步声，先是凌乱的、拖沓的，渐渐地，便变得沉重和瓷实起来，然后便汇聚到一起，像一层浪，贴着地面由远而近地滚了来。滚过了村头，滚过了田野，滚到了他的心上，就停住了，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了上面，让他透不过气来。他再也刨不下去了，便抬起头，循声向村口看了去。他先是看到了弥漫在空中的一团沙尘，打着旋儿，像铅云一样压了过来。待站起身子，再看时，却看到了还有一群黑压压的人，顶着那云一样的

浮尘，从村口涌了过来。他知道，这一步，他们迈得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既然迈出了，就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，也下了最后的决心，如果让他们再折回去，将是十分困难的事。然而，再困难，也要把他们挡回去。如果在之前，他还在左右为难的话，现在，当他看到了黄沙中站起来的一根根田苗，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，也有了足够的理由，要把他们挡回去，坚决要把他们挡回去！他几乎不再犹豫，扛起耙儿，就向人群迎了去。

人群潮水般地涌了来，弥漫在空中的浮尘渐旋渐高，旧的浮尘还没有落下，新的浮尘又从他们的脚下荡了起来，一团一团地汇聚到了半空里，打着旋儿，漫了过来。漫过了他的头顶，太阳一下变得稀薄了，漫过了头顶很远的地方，人群也就逼了过来，逼到了他的跟前。他便停住了脚，横堵在了路上，堵截住了滚滚而来的人群。

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木木地看着这位新当家的。去年老支书病故了，老奎就接班，成了红沙窝大队的支书。眼下，村人们早已横了心，不管你是老当家的，还是新当家的，为了活命，谁也挡不住！那一个个的目光，很瓷实，像是已经铁了心。老奎也盯着了他们，那目光硬硬的，同样也是铁了心。他从肩上取下了那个铁齿耙儿。那耙儿，杆子很长，要比猪八戒的那个耙儿还长。此刻，正拿在他的手里，堵在人群前头，那样子就显得很凶，就像猛张飞站在当阳桥上那么凶。张飞手握丈八长矛，横挡着曹操的百万大军。老奎手握铁耙，要挡住逃荒的人群。

默默地相持着，那是一种心与心的较量，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较量。是坚守与退让的较量。相持片刻，老奎突然大吼一声：“一个都不能走！”老奎的声音像一声滚雷，从人们的头顶上滚了过去，一下子打破了僵局。

人群中开始有了骚动，有了议论，声音嗡嗡的，像蜜蜂在叫，叫了一阵，最后汇到了一起：“我们要活命！”

听到这样的呼声，老奎的心猛地颤了一下。他知道大家是铁了心，要走这条路。可是，他也铁了心，一定要挡住他们。他又朝人群吼了一声：“要活命，就得回去！”

一阵静寂之后，人群中站出一个瘦高的汉子，盯住老奎说：“田让沙埋了，我们的命根子都断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吧！”

汉子的话立刻得到了人群的呼应：“我们得活命，不能等死！”

汉子有了人支持，就走了来，后面有人群也跟了来。

这个汉子，叫杨二宝。杨二宝是红沙窝村出了名的能人，他会劊猪，会擀毡，会木工，会剃头，会盘火炕，还会打毛袜。别人不会的他会，别人会的，只要他看一眼，就会。他脑瓜子活，心灵手巧，他的能干是出了名的，他的自私也同样出了名的。每到春天，村人们捉来了小猪娃，就得请他来劊，他就带着工具来。他很利索地将小猪的后腿一拎，倒吊在树杈上，不一会儿就劊完了。他只吃一顿饭，嘴一抹，就走了，也不收费。可被他劊过的小猪，就等于订给了让他宰。到冬天，快过春节了，小猪长成了大猪，让他来宰，他就带着家伙来了。再大的猪，只要一见他，就怕。捆起猪，只一刀，就准确地捅向猪的喉咙。等他把猪烫洗得白白净净，扒了肚肠，主人就明白他该下刀了，他果然就下了刀。从猪的肋条一刀下去，又一刀下去，就拿出四指宽的一条肉，扔到了他带来的小筐中，然后，将刀尖插进猪屁股，哧溜地一转，一团肥肉连着猪尾巴便被他拎在了手中，再扔，又扔进了他的筐中。这两样，就是他的劳动报酬。等他一走，主人就悄悄地骂：太狠了，心太狠了，杀一头猪，竟拿走那么多的肉！如果几家人凑在一起，就骂得更凶了。骂过了，有人就说：明年不让他劊猪了，听说沙沟的占猪匠心轻，干脆找他算了。也有人说：占猪匠心是轻，但是手艺不行，去年给新庄子的王二劊了猪，没劊好，留下了后遗症，长了一年，猪娃长成了猫娃儿大，可把王二害苦了。大家说归说，骂归骂，见了杨二宝的面，还是很客气，等春天捉了小猪娃，还是找他劊。对他，村人真是恨不得，又离不得。现在，村人都跟了他，一步步地走了来，还要一步步地向村外走了去。

老奎知道，杨二宝和其他人的目的不一样，其他人出去是讨吃，他出去是想靠他的手艺搞私字。

老奎还知道，挡不住杨二宝，就挡不住众人。挡不住众人，就等于荒了整个红沙窝村。此刻，他已经横了心，一定要堵住逃亡的人流。宁可让众人踩着他的身体走过，也绝不让出半条路来。看着杨二宝向他这边走了来，血就忽地一下涌上了他的头脸。他几乎没多想，拿起铁耙，“呼”的一声在地上划了一道杠儿。然后黑脸一沉，几乎用牙咬着字说：“今日个，要么，你们就冲过这条线，从我的身上踩过去，把我踩成肉泥，我他妈的心甘情愿；要么，就给我站住！听我把话说完，去留任你选。谁要是带头越过这条线，别怪我手中的铁耙无情，要是不敢断他的腿，我就不是张多奎，我就不是我妈养的！”老奎紧紧地握着长齿铁耙，那双小眼，像两颗子弹头，随时要射出去。